

集部

明文海卷一百九十二　　餘姚黄宗羲編

書四十六

考古

上侯城先生第二書　王紳

向者不揣愚惑輒獻瞽言於左右葢祈執事立言著書以振天下之聾盲情激於中不覺覼縷執事以為然耶談笑納之俾副其望可也以為非耶訶叱而麾斥之不

為過也今既不遂其請顧乃賜答以千數百言若有所論辨者尤見執事之德之弘不以言之不善而遺之獨固守其謙撝而不變又且道之使盡其言者是豈紳之所敢望哉然而有不可已於言者故不得不終其說也執事懲揚雄王通之徒未明道而著書為無益於世遂欲躬顏子黄憲之行俾默默無片簡之可傳而後已是猶懲人之病風而惡出畏人之溺水而却游也不已矯之太深而過情也哉且天之生聖人也豈特獨厚其身

耶亦將用其有餘以補其不足耳觀乎堯舜禹臯陶益之典謨髙宗湯武成康伊傅周召之訓誥若孔子之所以刪述曾子思孟之所以繼繩其大要皆所以成已而成物也以是聖人雖不世出而斯道不終泯者以有斯文之足徵也今執事又謂斯道近世大儒剖析刮磨具已明白縱著書不能加於孔孟故辭讓不為是尤不可也且所謂成已成物之道六經已具載矣孔子無言可也而猶不忘於弟子之問答孔子大聖也其言該博無

遺宜若無以加矣而曾子猶用心於大學子思親承曾子之授且聖人之澤未遠可以忘言矣亦汲汲於中庸孟子時異端雖起苟舉聖人之說而闢之亦可矣乃反覆乎七篇之言至周元公道絶千數百載文獻眧眧尚在也亦必以心得之妙筆而為書其後若二程子若張子若朱子若呂子輩莫不各以著書為事其餘紛然作者不暇論彼諸聖賢者豈不知天下之道一揆也聖賢之至不可等也然且緦緦焉若此者所謂畏天命而悲

人窮至仁之心也今執事言行皆取則於賢哲顧獨於斯而避之此紳之所以未曉也且執事之所以脩於已者美矣而士之所以望於執事者亦至矣正宜寢不安席食不下咽拳拳夜以繼日而圖副人之望尚何暇恬居安處而俯與紳論辯去取乎哉唯執事深思而毋忽

與徐仲章書　凌翰

春仲舍姪歸匆促殊甚乃不能折一柬累辱存問何以報之一向風翾不到六月水災乃爾太酷蒼奴八月始

得其悉窮山杳杳可知也某自去冬辦得邵武府志在手俯仰出入下甚不如意論欲公而撓於前筆欲直而掣其後且恨此地乏才徧郡中無一人與語者某竊計之府志之作昉於晚宋而盛於我朝今之作者類例取法於一統志固無不可但馬遷史記後世史學之宗也郡志既一郡之史則取法於遷可矣故為六表二十四書十二列傳以盡括一郡之事而每事必致之意焉其格既非今之郡志比而直書公論於人或有所不堪故

上下交以為病又區區鄙意一毫不達於上且或從中止之令且廢閣矣半載辛勤雖成虛話然亦不可不謂之幸也大抵此事必位尊名重者為之其在於朞正所謂力小而謀大者此書一出郡人不免大譁或者偏見自是不得良朋一商之播之四方安得無議既無以厭服郡人又無以觧嘲天下廢閣之幸豈非誠然幸哉幸哉地僻無可與言友朋睽遠隔絶千里不能時接高論家奴還鄉亦漫及之婺野滄泉子巽輩日與周旋樂甚

其欲各奉一狀多致寒暄亦贅辭耳請一吪之名焉則盡在此書矣不盡

與沈吉士書　姚鼐

古之儒者其為學也精而專其談經也雖其於聖人之大指或中或否而要之各能成一家之言以授其及門之士使轉相誦述以不改其說是以其師或終身焉無所遇而困於草野阨於下位則其門人弟子之得時而行道者往往歸讓其師曰此某氏易也某氏書也某氏

詩某氏禮若春秋也是故其師之說得以著於人人而或因以顯其身載之兩漢儒林傳者班班可考也今之世號稱經師者其所授受不過分章截句之間又皆互相剽竊於陳編舊簡之中而非有出於胷中之定見不足以稱某氏之說是以其徒之所習亦未嘗專門而無改而其間豪傑之士以明經登兩試踐華履要者皆其自得於研窮討論之餘而非其少所傳習之故雖或間有一二耳聞亦雜焉而不復知其何所從受如是而為

師者欲因及門之士以顯其身名其亦難矣是豈學於人者之不如古哉僕於虹臺借有一日之長僕困厄無遇而幸虹臺兩試高第為天子侍從之臣深愧昔之談經不能精專如漢儒使虹臺今日得謬為推讓以存古道獨生平所為古文辭數首雖不足以齒於立言之士而播諸人人或亦見其少出流輩向辱虹臺序次而表章之此即古之遺意也特附往二種共十二冊遇有部使者督學及他當路諸公自京師出豫章者幸即以此

為先談則僕之頼籍於虹臺者多矣所從附者門友譚子以恩貢上春官乃淦庠佳士虹臺肎推溥分亦通家兄弟也古之愛是人者猶及其屋上之烏而況其友乎惟虹臺念之餘容嗣布不悉

與少司馬曾確菴論統部書 趙貞吉

頃為著録事邂逅之間卒爾以書史相浼託又承分惠廩餼對之含愧然録書事不中止則此助不可辭也夫僕少日已有此意矣隣老復圖之知日已暮故走欲速

耳茶惟我公進輔聖明平寧四海使元元樂生而他山有遺老焉垂白把筆日孜孜指摘簡蠹時求新意以答來學豈非粧點太平之一事乎嗟夫道之不明久矣世無正眼史失其職道術分裂紀述無辨後生不見古人之全因仍俗學老不知有向上事豈不悲哉嘗謂世無至治因無真才世無真才因昧正學世昧正學因無正眼夫具正眼者紀述擇法之人而史官之職也昔夫子之作六典也春秋其統也書詩其制行也禮樂其藝志

也傳具體於統而術藏用於易此聖筆也舉其宏綱而百王之道同經世之法備此之謂正眼司馬子長氏世守史官欲繼仲尼之業敘六家指要以見已制作之義卓矣惜其擇之未精也夫周衰天生三聖以勞世仲尼也伯陽也子羽也謂之天隷生以經世者也其任判其歸合者也其徒紛紛而道亦流靡夫刑名儒家者流也陰陽道家者流也縱横墨家者流也今以其業之流靡者與其人並列而為六可乎于是班生增為九流自後

經分專門業有百師法承千訣離而不合散而不收以至於今矣此僕謂前人法眼未具之大略也茫茫宇內逝者如斯誰念之哉嗚呼小子何敢讓焉欲為我明增一斯文亦幟以摩前史之壘而奪其竈敢對敵而稱無勇乎往者聖水寺中奉晤夜談語之粗具今復舉略而言之已於此際掃室落筆欲先造統部夫統者子長以為表鄭漁仲以為譜朱仲晦書甲子于每年上以為繫屬於天丘仲深畫圓相書代號於中而黒白之以進退

其人諸史於此注意者尠矣其以為統者君道也天命之所在也歴數之所歸也九州之所往也正朔之所自出也夫子書王正月大一統也統不先正何以經世故其書先統夫統者圜而無外之義合而為一之名也有天統焉歴數是也有地統焉九州禹跡是也有人統焉九州共主民所歸往之一人是也夫天統無變更也地統有分合也人統有正劣也自今年乙亥逆推而上至秦平齊始皇帝即位之歳皆書其每年之大餘小餘而

定氣朔之度與交食之刻於簡端焉謂之長歷雖赤蕞
焚臍青衣行酒大壞極亂之代而冲漠之運未有一息
之停故曰天統無變更也堯命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
是數也氣歸於一人焉則代天而承統而天必與之以
九圍之地是其證也故合九州而圖一圓相以著於甲
子之下每代之上〇為地統焉夫地統本無分合因人
統有正劣而後有分合也何謂人統有正劣圓圈之中
著一畫焉㊀即一人也一德也天命人心所歸而正朔

之所自出秦漢唐宋創業之君七制三宗守成之主皆是正也然正不可常繼必有劣故繼之以孛⊙一變而為孛孛者太陽之戾氣人君失度之象也孛必有逼而蝕者起故繼之以蝕蝕有四義焉◐◒◑◓上者母后之逼也下者妃后宦官之逼也左者强臣異域之逼也右者權奸柄盜之逼也逼蝕而不已必既故繼之以既●既則書統亡矣夫亡者人事之未定耳天道穆穆可得亡哉既而繼以彗⊛以彗即孛之戾氣流毒而四溢

也四海土崩羣雄戟立而九州無主有雲擾草昧之憂有掃舊布新之兆天命若定則復為一如其未定焉則勢必分故彗後繼之以分㊂自分而上至於孛皆稱為劣夫均一統也正者一而劣者五天人去留之際世運否泰之機皆係於一人焉經世之主觀之可不畏哉可不念哉又按有蝕未既而即復一者漢文帝是也以有臣也蝕既而能復一者東漢是也以有君也有食既不可復合者故蜀魏吳為分於戲九圍不綱民將安仰昭

烈雖賢史臣不敢先天而與人以統蝕既而勢大合故

元滅金取宋而定一於戲九有已弍民將安逝元雖外

勁史臣不敢後天而奪人之統所謂因人統有正劣而

後地統有分合者此也乃予作統部之大凡也此段本

不當重書以擾清凝而始事之際技癢不少舟中取而

觀之以發一笑惟蕞寧養愛時赴闕遄發功成而言讓

標秀而容恭朝乾夕惕為名臣之冠以慰老叟遠道知

已之思滿懷滿望

與胡掌科論陰符書　徐霈

承諭陰符經乃戰國陰謀之書朱晦菴註釋之過矣余以為不然昔楊雄作太玄法言以艱深之詞文淺近之說好之者以謂過於六經若陰符之書極有至言未可以詭異而忽之也吾固表而出之其曰人知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人有思慮知識神矣然有所住則有方有方則限於一隅而不能神天下之神無思無為似不神矣然而通天下之故盡萬物之變者此也非不

神之所以神乎此理易中具言之非陰符杜撰也又曰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於三要三要者何耳目口也人開眼便逐於色聞於聲神馳形散何能作主惟於三者而制之則外無所攖内無所著神定而形完可以變鈍拙而為巧智矣又曰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絶利一源用師十倍即莊子所謂用志不分凝于神瞽者聽聾者視志不分也故能善天下之視聽絶其一而專於一則其功十倍矣神之所以神非以此哉又曰天發

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其盜機也不可見莫能知似戰國陰秘之書也不知殺機者只是變化運用之機如弩之發而其機在牙毫釐不可爽也得其牙而制之捭闔在我張弛在我百發百中而天下莫能違也又曰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如漢唐諸名臣得其機而善用之故轉移君心樞紐時事以成天下之大功所謂君子得之固躬固躬者安其身以安乎國家此機不可無也儀秦之徒亦窺見

此機故揣摩人情曲盡時變縱横六國世主無一不售其說但其用之不善以濟其貪欲之私故至殺身所謂小人得之輕命此機不可有也又曰自然之道静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余謂天地萬物之道静故生陰生陽而萬物化生亦翕聚發散理自然也然天地之道浸故陰陽相推而變化順浸之一字最好玩味陰陽漸漸消長故能運化寒暑之極至於折膠流金而物不以為病者其變者漸也

使此二極者相尋而狎至則人之死久矣聖人之化如寒暑晝夜亹亹而不能自已者亦漸也故雖變革之際亦必已日乃孚革而信之不駭民以强其所不欲天地聖人不以浸哉細詳陰符前後三段一論用功貴乎專二論施為在乎機三論成功在乎漸而總之以不神之所以神也中庸論至誠能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而歸之以無所倚易論範圍天地曲成萬物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而括之以神無方而易無體相符合也惟誠則

不倚惟神則無方無體兹其成經綸範圍之大業也聖人豈欺我哉陰符經出於鬼谷鬼谷宗乎老氏皆古之格言大順不可以詭異之書而擯之也故從而表章之惟高明折衷焉不盡

明文海卷一百九十二

明文海卷一百九十三

餘姚黄宗羲編

書四十七

考古

答張天賦秀才書 祝允明

汝德秀才足下寅簿范君來接手書辭義藹然僕恒歎今時俗寖窳古風閴寞士大夫相臨以位當其時翕翕如鐵磁一分攜頃便邈若山河寧復望肯一勞手筆寫

心以相況也忽乃遭此慰悅何量故頗為細條足下諸端而更以平生所得一二繼之以極所望不負心契夫足下之旨蓋以僕為有德為有學為能文為能教育為能進顯位嘻僕何所有而敢當是羣美夫德則多目矣自聖人全之賢人失得叅有覯古人蜚光來葉或以忠節孝睦若政術勲華循良剛鯁博厚狷介文藻高逸伎術等類不可枚數如僕者乃誠于德多好好而弗能得也高明沉潛猶弗能就其一況克

而中乎中則全矣雖弗得實深切刻其心謂未有果無毛髮之善而猶人者故平生摩厲若自得銖分不敢以謂人也獨惟弗能且已以為將口持之以進夫人或因而信之遂由以成德我雖不肖令天地出一善事成一善人不既美且樂歟所以每事輒徵古今人可以長人者以類舉而諄勤焉足下所謂教育者亦殆此類耳然而其力幾何夫所謂成德建名乃不一塗豈於今而不然是故忠孝大節百行細目患不果為無患果而弗成

患不果成無患成而弗名吾願足下之為善由是而益果也果而大就也凡在此日為善者尤以勤勇二道為難更願足下之果益加策功在二者也勤校分陰勇先萬夫齊賢作聖誰恡誰沮吾料足下接愚此言應犁然首肯心協而頷頷矣乎世人為事類欲先立門户幸足下務其實毋尸其名凡人好夫指一而期之指一而譽之且咈爾不怡然從究之口身而身一者亦庶幾矣其口最以所謂道學者為高然由僕論之最非美者道學

也道學豈不美乎為之非誠其病不勝故為不美之冠斯習嶺粤特昌深喜足下慎思明辨之也德之可為足下言者如此足下以僕為猶或常仕此中此特足下愛我獨欲之愚恐足下外無一人欲之也而况於僕而自欲之乎僕誠不善仕其故大率不能克已不能拘人不能作偽不能恐心視時之仕者若神人然安能企及之哉幸足下尤勿以此相俟又况末所謂擢且重寄之云乎夫以是三者待我我皆末之承矣唯若所謂學與文

者可為足下深言之因稍舉其梗槩引而就足下之所有所切者會融而陳焉足下之質頴矣才邁矣功勤矣學厚矣文美矣頴乃求求勿茍於細邁乃往往勿岐於側勤乃投投勿虛於邇厚乃積積勿累於粗美乃善善勿機於凡學者士之食也質者學之田也才者學之稷也功者學之耒也文者學之饎也凡人之質千科百倫然而人之生斯世也古今一也其支骸口目膚髮無不同奚有於質而獨以後先異然至要其歸每從世而下

矣何哉斯非質故也氣易滿盈惰慾日時誤其一也志念不卓狥世逐俗誤其二也碎尺壁以作光耳翦匹錦而為履綦可勝惜乎惟才亦然古今之稟既同或同髙而効不同等者其病猶質之自誤也蟄駃騠于漕車䑽風檣于磯杙如之何而達歟故足下之質如完壁匹錦才如駃騠風檣吾願足下有以成之達之毋碎琢寸翦蟄而䑽之為也至所以成與達之者其方并列諸後即學與功而一其事者也夫學成以勤疇其不知然而古

之為勤何如哉益將役分陰如窮年用寸跬若千里語其至者殆千萬於今士矣僕嘗聞鄰院童子僧旦旦起誦其書無一朝廢或時見之問所記未幾已易一編稍久已數十其書視儒家言尤難成誦予因笑曰彼為此者上欲作佛下欲成為僧以自養一生爾今為士學者上欲為聖賢君子下欲不失為儒生取官祿爾即不為上為下且不與彼庸孺子欲為一僧者同力是斯童也勤於不勤之士也知成在於勤智於不智之士也知而

克之勇於無勇之士也今士動輙非僧佛此一學力已弗若之矣則今之勤學者抑亦有若古之勤者乎雖然益有之我未之見也古之為學者何也至於今益亦多變矣其在於初將明理修身以成已用于時以立政安人建之為志行之為行施之為功業宣之為文章充充如也已而日以壞且浮大較以為人士以為人期其身世以為人期夫士由是徵辟舉聘之制作于上徵辟舉聘之身起于下其道乃是而其實多非自夫子之日已

病之矣逮乎唐宋以迄于今寧獨為人而已乎其間不能以縷計波衝飇顛馳汨繆迷日不可支而壞焉一壞於對策又壞於科舉終大壞於近時之科舉矣且科舉者豈所謂學耶今姑即以論其業從隋唐以至乎杪宋則極靡矣今觀晚宋所謂科舉之文者雖至為猥謭亦且獵涉繁廣腐綺偽珍級綴釦鏤眩矐滿眼以視近時亦不侔矣其不侔者愈益空歉至於憔悴萎槁如不衣之男不飾之女甚若紙花土獸而更索之無復氣骨彩

毛豈壯夫語哉而况古之文章本體哉而又况乎聖賢
才哲為已之學之云哉今為士髙則詭談性理妄標道
學以為抜類卑則絶意古學執夸舉業謂之本等就使
自成語録富及百卷精能程文試奪千魁竟亦何用嗚
呼以是為學誠所不觧吾犯衆而非之然而非有知已
有所為如足下之問焉則何必語乎是亦掐尤之術也
今為足下則盡之意以足下於此業已精諳其於時取
不取非業之咎勿徒止乎是以為學萬分一慮足下以

此質才與功學者專止乎此則是前所云誤用者之類也既語至是因即請道其方凡治經者先誦其文且未思其義言言不遺矣乃取漢賢註傳而窮之次取漢後及唐賢疏義而窮之又次取宋賢所傳者而參窮之决擇自得於已斯一也已今士從幼便讀宋人之傳少長從舉業師一繫足後更無還期雍首泥目甘意睫下與聖門遥遥傳胄漢至于唐諸師永不識面悲矣昔觀皇祖開科詔旨士治五經皆先以漢唐注疏參以宋傳不

知今日何為而不從聖訓也或者槩諉以朝廷以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為準的是矣又不知太宗亦有詔旨必令禁斷古註疏否歟先後聖人然則果有異同是非耶故僕勸足下宜尋十三經註疏窮之當自有得乃自有謂非可一旦强聒聒云也若患嶺外無此篇籍幸力致之或他日仕達得之猶且加一番力亦不至如前所云也此治經也其于史也先取春秋内外傳乃至漢史以降及宋元十九正史治之君紀臣傳以繫事者爾爾

志以繫制度時變者爾爾得失分矣幾業彰矣勸戒辨矣於是他籍係史而令不恒綴之十九編者如後漢幾家三國幾家之類求得而通治之他如通鑑之屬史通之屬少有簡輯議評之力者繼之野錄霸書私史小說之徒又繼之斯可已令人自幼則以近人所類故事等追為舉業便事勦提畢工於短簡挾策若所謂少微鑑史畧之類而歷世本根國書罔聞知倘逢一疑覔一徵茫無可尋若固應爾吾又不知此何學也請足下取十

九正史者治之漸以及他若上所刻節本摘編一閲而去精評謬斷收擲剛察決擇自得要于有用大畧與治經同也經史以外百家子類然也勤求決擇自得致用與治經史同也毋曰台惟知漢董隋王唐韓可尋也猶未歉也而餘不知也又毋曰台惟知周程張朱可師也無可議也而餘不知也此非萬世之論也僕斯云云者亦春秋知我罪我之旨非可一語為足下立盡之足下倘從之自知之也凡治經史子極於問思辨者皆學也

至夫篤行之則為已者得矣凡典冊不越經史子集集亦學也或以為為文爾集固獨文其間用有與經史同焉又烏可以不博此與為文之説一道故遂言及之夫物必有則亦必有容有則者必定久而小有變移趨時其定者不可議而更正應屢救以回舊貫文章者物之至精必有則必有容有則有定由時小變正應屢救以歸舊貫要知若縫人為衣舉綺紈布毳精疏殊寛縮益損制度殊及其成衣一也奈何論文者狥今幷反乎古

要自宋後繆極於斯嗚呼豈有古今相承千載而下數口翻覆遷易乃欲為定辭耶令人幼小輒依閭閻童兒師教以書市所賣號為古文者一蹈舉業間即遥置度外矣又欲自進亦錮蔽於宋後陋談問文曰祖韓又曰韓柳歐蘇耳問詩曰宗杜又曰宋猶唐耳噫闇矣哉黙而知韓杜等者貴矣知韓杜等未足擅衆而止焉者幾人焉知韓杜等未足擅衆而止焉者又貴矣知而自信以自遂又幾人焉斯其誤寧小小然嘗使平列今昔文

家吾為第差之一決若陳寔無或凝塞如將辯及近來則吾不能矣每遐覽先英以逮後來便將狂哭九京亦不知斯文何厄何振當即返正乎歸而還乎以為今是昨非一成而勿議之乎何為同人於野者寂寂也然此猶不可與羣語與足下而不語又不可故畧為云爾復不自己啟一要術為足下贈大都欲務為文者先勿以耳目奴心守人餲語偎人脚汗不能自得得而不佳者心奴于耳目者也請告汝德自以吾目累察而上之觀

宋人文無若觀唐文觀唐無若觀六朝晉魏大致每如斯以上之以極乎六籍審能爾是心奴耳目非耳目奴心為文弗高者未之有也至乎元與本朝之文雖佳者亦無必多視其否者請與絶迹毋令廁我面側終日跨蹇駑不越數堠一乘飛黄便自千里安可忽諸足下以為吾為有學為能文吾豈有一能者哉能言之如此爾大略足下淵淳虛白大似黄叔度英秀朗察復如楊德祖誠具美之器超時之珍也僕所以欽愛而不忍舍既

已成而猶求進也大發而猶祝也夫古之學如彼其究如彼今之學如此其究如此是何遼絶也成否而已矣成否何也勤惰而已矣勤趣好而已矣成也存乎勤勤也存乎好好也存乎識真不真真而以好則必勤焉勤則必成焉一黍之食一黍之力烏有絲毫事茍不勤得之又烏有都不勤極恐勤之不當勤不當最切誤事凡具上諸語吾以為吾汝德語秖是耳載願汝德省之為可用力與不可汝德意置之承邑志之訂甚善比僕自

校有三五誤處劄出改本付殷生脩刻亦未知停當否乙亥字誤亦已告之今仍發諸誤處去煩足下更一取版觀如未改盡煩就以此書示諭殷令即改定序文之作尤承厚雅請即速為之以慰懸懸但書無前後序之說在後者當書作跋尾或只為序不用後字亦庻也僕久以家事未行不幸殘臘添一丁數日而夭老懷方此作惡以足下至愛漫及之此月念八日前後決行矣高文早寄一觀然後請逕自入書但刻工之費未辦倘可

成刻千萬印寄一本某頓首正月某日書發

復沈啓南史明古書　張寧

承來諭文斐之作甚美事非二公其孰能輕任此責無忝無忝寧聞舉大任者無餘力當衆議者無全名海内百二十餘年英華氣節盡萃吳郡必遺稿充棟極數十年之精力乃可言備幸毋以述而不作為易易序首引孔子文獻不足徵之語極是博雅則所謂文者實自學行中來不在於文章末技之班班者其義例所關必當

有大規模大綱領此古人所謂大義數十炳如日星取
舍刪定斷自至公不必恤於好惡而微詞假托以為自
防之具一舉所謂無間窮達惟文是取善矣而乃昌言
僧道異端悉録前孔子所謂文獻固若是耶附會牽强
猶不足取而墨行儒言則偽語也乃反取之若不可為
訓茍有甚不得已亦須附作別録不可自公為格例也
二舉生於元季卒於本朝其間出處終始仍防關涉不
宜止以生死為準三舉生者不收固自有為非欲盡録

其全集不必言著作未終而亦難比史遷立傳之例也近世堂名别號文字濫溢誠如四舉所言設若有如待漏院記政事堂記者可例棄邪官盛而文不彰自應無預何必復言況立功立德立言本一原也豈可謂自是兩途此言大誤若自是兩途者即所謂文獻矣大抵聖賢之文不得已而作若有之無益無之不為損何取於此文古人謂無關世教雖工不録此編集之大閑不必復生節目也寧老病荒惑識見淺薄承來諭枉及芻有

所見不敢不盡所以盡朋友之意耳若執經議禮肆為

贅詞不敢也不敢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一百九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一百九十四

明文海卷一百九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主事衛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録監生臣任應銑

明文海卷一百九十四　　　餘姚黄宗羲編

書四十八

考古

上徐少湖閣老書　陸楫

恭聞玉堂教士模範寰區將來館閣之英盡屬門牆桃李邇者龍湖公南擢我公特奉温綸得以專教而視篆台垣伊邇聖眷日隆野人竊天昌勝遥祝楫無似生平

見先文裕公最留心典故每論吉士之選本出祖宗深思欲令讀中秘書以備他日樞機顧問非欲其誇靡逞奇作風流學士也今明公柄鈞鑄之任小子不自量偶欲以經生之見一塵清聽譬之採芹狂夫率獻技于禁園花下雖迂陋可笑而一得之誠恐亦為上林虞人所不棄葢是選昉於永樂之甲申其後名賢碩輔多從此出至天順甲申科人以為奇運故吉士自西涯李文正公而下皆出英廟之親擢號稱得人時張簡肅公劉忠

宣公與焉二公每館試輙嘆曰吉士儲養止此乎遂乞
補外曹意圖以功業自見時李文達公為元輔嘉其志
而從之後簡肅忠宣並以勲節表著為一代名臣我公
自弱冠及第儲望詞林楫自髫丱時見先公與公握手
論朝典意氣無間不啻所謂忘年之雅而我公生平大
學問往往于國典朝章刻意考索未嘗屑屑于詞賦綺
靡之學今董習諸生必能以身教崇雅黜浮敦本抑末
俾得搜訂百家上下千古而尤最且要者莫先于究述

朝章及前輩風烈以為他日敷張實用若止於某日試一詩某日試一賦其士輩之相切劘也亦止曰某人一詩優某人一賦優而於經史之實學典章之沿革漫不深求則雖軒輊王楊馳騁屈宋亦不過遡嘲弄風雲流連風景以為粉飾太平之具何足以深副國家養士之初意故劉文靖公嘗謂學詩到李杜亦只是兩個醉漢先公外集曾載此言謂雖抑揚太過然其意則遠矣文靖經世之見其言有不可廢者我公以為何如楫無似辱

公國士之遇忘形忘分葢有年矣故數敢以芻蕘狂談謬獻於清光之下猶之遽篨戚施千醜並露而父兄骨肉憐之念之卒未嘗舉手而推諸溝壑倘或使聞之諸士則惡疾在前人將掩鼻而過之矣惶恐如何惶恐如何

上季彭山師 徐渭

昨忝承夫子書教知解詩已至桑扈渭亦甚欲一趨侍函丈以受而誨今且未能然愚意竊有所獻大約謂先

儒若文公者著釋速成兼欲盡窺諸子百氏之奥是以氷解理順之妙固多而生吞活剥之弊亦有此正後儒之所宜深戒者不宜駁先儒而復蹈其弊乃復為後人弄文墨之地也觧書惟有虚者活者可以吾心體度而發明之至于有事迹而事迹已亡有典故而典故無考則彼之註既為臆説我之訓亦豈身經彼此詆譏後先翻異辟如疑獄徒費搒掠考訊之繁終無指證歸結之日不若一切赦放尚有農桑勸課之典休養生息之政

可以與民更始者也夫子道明而意見歸一才敏而決
斷精果其于某氏決知其不可同日而語至於渭所妄
意於文公者亦或夫子之所欲聞而不深棄者乎渭始
以曠蕩失學已成廢人夫子幸哀而收教之徒以志氣
卑弱數年以來僅辨菽麥自分如此豈敢以測夫子之
深微而夫子過不棄絕有所得輒與談論今者賜書復
有相與斟酌之語渭鄙見所到如此遂敢一僭言之然
渭之見亦非若今世人止夫子以絕不著書也姑以著

書而言亦正欲夫子涵泳其所為活者虛者而事迹已亡典故無考彼為臆説而我亦未嘗身經者則姑闕其疑耳若謂恐臆説之足以惑天下便以數語立斷案而該之足矣不煩一一自為一説詩書無𠮷究直難明惟夫子試少思而再示之以開拓渭見之所未到吕公防海事宜謹收覽其得主良慰所論趙事誠有之真可慮也入秋酷熱伏冀節勞寡思加食多𥈭千萬千萬

奉葉龍潭邑侯論志畧　郝造卿

嗟夫志而無文則行不遠況并其事而失之尚何志為
哉邑之秩官舊未有碑即國初濶略多矣況宋元乎生
嘗為補之稍易為表視志加詳志選舉尤舛且陋生為
考頗詳于唐宋以人所渺知也因嘆邑之為陋日久先
世有顯者子孫至罔聞知間有妄榮先世而贋入其科
亦無能辨之者文獻之失故也但其先世若此必非鄭
俠者流矣至官玆土者則按往籍欲考其遺愛之迹什
不得一也且併其炳烺者而湮之嗚乎甘棠猶思況其

人乎今試枚舉之有五六人焉在宋或為理學名儒在元或為封疆死守竟軼之彼俎豆者何人邪古志載令有時淇朱元慶者皆有生祠而不為傳故令人莫之知鄙生知之亦不能無疑焉以其他無所聞第巧于取名已爾邑宋人物章章者如林栗之風節立論宋史亦多之志為其異于朱氏削其事而加詬病何其不廣也夫道大矣何必同哉蘇氏異于程朱未聞蜀不齒之也若林仝劉仝祖之一家死宋載之史并忠義集矣志乃失

之今有指其故墟曰之為叛可慨已周頑殷忠自古記之乃尚習異域言而使忠節昭爍金石者反陷于叛逆之科非秉志之罪邪若夫名宦鄉賢二祠則又秩官人物于此乎考鏡所以褒往勸來甚盛舉也顧前輩之綜覈傷嚴而後進之請乞太濫其濫者以俟論定嚴者雖曰斷斷不無可議矣郡志載祠三人宋劉詵林槩林希逸也希逸乃宋儒熊禾所議而詵槩又成化間名督學周孟中所增邑祠遺之豈有祠于郡尚不足祠于邑者

歟官而有功茲土當血食于千年者祥符陂宜祀郎簡
天寶陂宜祀莊正柔陂水所及之地未嘗無淫祠既黜
正而祀之俾後之修陂者配焉豈非祀大功于民之義
耶元鎮州事陳瑞孫與妻子同死甚烈此封疆死也志
既失表之祀遂無聞則昔之守封疆者不死乃嘆邑無
死難之臣也可不為沈痛哉謂宜即社學或改淫祠為
堂為寢堂以祀瑞孫寢以祀其妻女舉廢典而表忠懿
不亦可乎至於烈女不為朝廷所旌有司所奬者獨賴

有賢人君子爲之志以補旌奬之所不及而聞于後世若志失紀則無傳矣乃以陳瑞孫妻女同死王事在通志及福寧志可考也而邑志獨闕以其昭爍如此則他之泯没者何限哉邇復有感於一二蓋逕江林徒夫婦之以節孝死足以揭日月而行天當道顧喜察而過疑之吏即沉其牘而不爲之再請抵今且將十載過此誰復知之者海口韓氏婦之沉江可謂烈矣能明其所以死豈但烈哉其處變益幾于聖矣薛給舍廷寵之繼室

衛不獨以節顯且成其女若婦之節當其毅然捐毋兄萬里間關扶櫬歸而面壁洴澼絖也詎非烈丈夫所難哉比倭難興則化北里民林應科妻余氏永賔里士張季臨妻林氏皆以姑為所執挺身代之義不受辱赴水死茲皆耳目覩記抵今談之猶令人骨竦乃不獲一旌或奬於有司以慰其靈為風化勸是誰之過歟他若志地理則當分里而圖之如峽江羅先生所叙者庶幾當職可按圖而理也不則產其土者尚不能達于心目況

來宦者能一一而瞭然乎故必聨屬其原委而表其發源如言某山而南某水屬之某山而北某水屬之可以知土産可以知水利可以知險要可以知風俗按其强弱堅瑕而治之如指掌矣倘以里圖為煩亦當以鄉而別不則宜圖之為四若以崇嶺岡阜為圖則自化北而止若以平原墳衍為圖則自化南而始葢二里中僅一路且各旁江水為界耳自此而左一圖則海壇斷嶼諸山也自此而右一圖則江陰斷嶼諸山也今志統而為

一不復別為之圖矣其叙山川尤不足觀焉至於分野之說郡志已為可畧邑志亦勦而取之何謂也志物産其同他方者宜不載今乃濫取成說雜記而悉其名義葢亾當矣故五穀六畜則當詢之土宜鳥獸草木則當云某土專有之或土多産則當別某土為良及種之方孰優用之節孰宜家挾一策則烹飪之度療治之劑售鬻之準藏取之法畢具于目中庶志為便民之策也不然祇文已矣邑之名山瑞巖以巖石竺以夢靈石以石

人皆知其勝惟黄龒之勝江淹曾咏之為名僧之窟自唐至今方廢以其深阻目為鬼區嘗獨攬其十二峰而戀戀之數日不歸也古龍福唐二山列嶂尤多巖洞奇石惜無物色之者海壇諸山則海上竒觀且産龍馬而田粤區畫之可阜國用不但如石竺諸山徒為名區也覽之而有飛渡之想矣闕而不詳是耶非耶志有藝術仙釋或以小道可觀用資解脫云爾然以陳平叔者國初卓行士也遡宋之張宏圖皆當卓行之科邑今志其

藝也而列之方技外矣何居釋氏邑自唐黄蘖開宗其流名僧甚盛見於傳燈諸録采之可三五帙足為叅禪者覽焉今志失之矣江陰古多産名僧今則以僧為業閭閻以鄉之名僧懵然無對者亦可笑也邑志詞翰僅流民一疏耳尚有二疏載歷代名臣奏議者志失采之矣國初僅林浚四門記鄭善夫祥符陂記差强人意若梁江淹游黄蘖詩具集中今志具數句而已唐宣宗觀黄蘖瀑布元結游靈石詩見詩史三山志翁承贊林簡

言王棨皆唐名流也其詩文載文粹諸傳記皆足立邑之標幟宋雖無奇亦有曾子固王安石二詩文天祥一書劉克莊一記皆他方之良者可為邑之文繡矣邑則林簡肅奏議林希逸雜著亦多可采今悉亡之國初林子羽為海内詩人第一而詩多不載馬德華惟題蜀山圖詩為海内名流所選而志乃録其他作則其最下者耳宋敖陶孫通衢之詩第其事足傳也乃讀其評詩一篇洋洋巨麗而不知載何也他皆類此矣斯其為邑乘

哉則後之傳信者何術焉鄙生每展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幸因先比部之論著及外祖盧公雲鶴之面命稍加叅訂釐為玉融古史若干卷多舊志之所未備今志未之卒業然其梗槩具是矣伏承下問敢不請裁第恐舛謬尚多猶今之視昔故未傳之同好姑以付之青山請以異日再煩掌故何如

開州名宦鄉賢書二 潘塤

承教名宦鄉賢之祀欲入何承矩䵴以道杜宗會三公

按後山談叢云承矩於澶淵北築愛景臺植蓼花人以謂何六宅愛蓼花不知經始塘泊也謹考諸史宋太宗淳化間承矩知雄州建屯田之議乃以承矩為河北屯田制置使發河北諸州戍兵開塘泊種稻田民賴其利曰河北諸州則澶亦在制置中矣至道二年契丹寇雄州何承矩禦卻之帝聞敵入寇之由謂承矩輕脫生事失守禦體罷之則其知澶州當在知雄州之後觀談叢真宗遣陳堯叟問承矩當駐江陵當駐澶州其時可考

矣今曰於澶淵經始塘泊是不忘前日屯田之餘續而嘗修頓之非至澶而始經營觀其名臺曰愛景其為已成之績可知矣意此功德既遍于河北諸州而事蹟又始於雄州不專惠我澶民也豈澶民所得專祀而報之者哉談叢又云塞雁門關以備西羌塘始于何承矩事在紀前今考雁門關在山西西羌在陝西則所謂備西羌塘又非在澶經始塘泊之事矣其在於澶惟具劄迎駕一事助𤣥公拂堯叟為可重但澶淵之議已決於朝

而帝至陳橋則幸澶之先聲亦聞之久矣承矩之迹實
成寇凖之意爾其為力當不在高瓊上也豈得與寇凖
班欲分寇凖功而與之同祀哉至若鼂以道乃嵩山隱
士其申戒弟子一節為朱子所取收入小學宜若可祀
者然平生經説盡為洪容齋所闢略不少貸談經既僻
則其學問之功尚有未至氣質之化尚有未純雖當時
申戒子弟嚴于尊卑稱謂之間亦治家之一端而朱子
因事撫實亦但取其一節豈足以槩其終身之全體耶

只此一節即欲收祀則澧州古今人物當祀者多矣此二公姑俟再考何得其功德實在澧民者畧得其行蹟實具全體者異時入祀未晚若杜宗㑹談叢中雖未備載行事然曰自國初迄今有四令而杜公在其中則其治行必有過人者陳師道神宗時人上遡國初止稱四令其必有所見矣今奉杜公入祀

又　滿墳

僕匆匆行不及造别昨過清豐訪畧以道果祀于其鄉

賢祠而題其主曰宋徵士亦有名宗愨者題曰宋少保
名逈者題曰宋學士今其子孫亦蕃衍有為士為農者
但行急不暇延問不知其先果澶淵人抑古頓丘今割
隸清豐縣也已託彼縣幕求譜牒録寄再考僕初蒙王
玉溪先生舉鼂公為朱子小學所取為可祀并與洪容
齋闢其經説者以示僕疑其為叛經之人然而好學守
禮之功亦不可少但史脱其傳無以考其為仕為隱而
名號難題因考氏族大全以道與陳叔易俱隱嵩山後

叔易出而仕以道作詩送之處士何人為説牙盡攜猿鶴到京華故山巖壑空惆悵六六峰前只一家至宣和間乃乾坤何等時節以道亦出領郡人亦以其詩嘲之則其出處之際亦可謂先貞而後黷者若果有救濟之功不害其與禹稷同道今史家畧而不書竟亦不知其果領何郡然既曰領郡則清豐所題恐亦非也俟得其譜而考之而後祀之庶幾無失夫僕為此舉無他所以維持風教激勸士心州官雖卑亦天子命吏乃低頭拜

其民父若祖者而豈徒哉往見舊鄉賢祠祇為民間公共一家廟死則不問其何如人必奉主以入充滿祠內旁無古先坐令州官為父母者春秋代其奉祀其悖理傷化孰甚哉今遍閱世史並考郡志得行實顯著為天下古今所共知者十六人以祀而國初四前輩亦與焉公移往復僉謀於衆本州本學皆曰賢而後決撫按羣公皆曰可而後祀固非行一人之私持一已之見而遽然為之者宜其士林騰歡上下欽祀也而或者若有不

滿焉其故何哉以為前代收之不盡則散見羣書一時失考者誠或有之固不害其次第查入以為今代取之不備則查據郡志卓有顯跡者不過四人而止縱有所遺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固有如一二前輩原在議收之間者紛然不理之口反為身後之玷匪榮伊辱則何益矣百年後公論自定安知異日不有仰高山而續祀事者乎以為變置祠宇毀其公共家廟為不近人情僕誠不可辭其始也此心亦有不安者後於書囊中檢得

潞州鄉賢議一帙諦觀之乃知昔人亦有行之者而非過也且愧擇之不精議之不審爲馬潞州所鄙多矣潞州舊祀鄉賢三十有二人反復考訂合一州六縣僅取豫讓等十人而我朝僅一杜斅忠義如豫讓尚爲阮侍書所疑經學如杜斅尚爲楊憲僉所駁如今日所祀者止於一州數且過半不爲不多矣止據史籍所載未參綱目所書不爲不恕矣而况復有無窮之望於將來耶僕非馬潞州令太守即其人也僕不遇劉郡博令掌教

即其人也是舉亦俱蒙報可所恨諸先生其賢過於阮
侍書萬萬而僕不能一請教焉僕謂史籍中自有公評
從昔人之定論亦頗得來哲之同然而可以不俟請教
矣至於名宦之祀舊亦未及僕推廣行之亦惟取其有
異政及功德顯然在民者而報祀之其他盡職分之常
為人人所可及者固不暇縷數此輩欲祀則可祀者多
矣請觀國史所載郡乘所錄治行在潭公之右不得與
俎豆者何限哉僕恐名宦祠再增數楹尚不能展禮容

窗不寐備書奉啓併以潞州鄉賢議封上乞賜傳覽此舉重鄉賢當就鄉賢是正倘有教言不吝遠示行邉不盡拳拳

與朱太僕書　陸容

昨來拜謁所謂雙廟者見張許二公像與南霽雲雷萬春姚誾諸像並列心已不然及至後寢又見五夫人之像在焉心甚醜之夫海寧遠之故鄉故鄉人重其節義而祠之非若睢陽為諸公仗節之地可羣祀也當時以

張廵並祠號曰雙廟已為謬矣而張子韶輩又益以南雷姚三部將擬於睢陽是又重其謬者也大抵子韶之學雜於佛氏而不純於聖人之道其為是舉固無足怪所惜者國初正名之詔初下有司已遵詔旨革去後世溢美之稱定議為唐睢陽太守許公之廟則張中丞而下皆在所不與可知矣使當時在位有賢令在鄉有識者應詔而正之最為合禮奈何俗吏惑於禍福安於故常因襲至今遂使典禮之地混同村野叢祠可勝笑哉

張汀洲作協忠録序乃云國朝賜祀如睢陽故典而以南霽雲雷萬春姚誾合祭似又以祭為張許二公而設殊不察祭文專祭許公末後以四國公配祭乃後人附會也若係禮部頒降全文豈應所祭者止稱生前位號而配祭者反得仍其舊封而不正之耶今欲正之當一切革去只存許公一像如或以為忠義之士天下人心之所願戴不忍遽廢則當舁五夫人及諸鬼物之像而水火之然後遷張中丞以下四像于後寢從其生前統

屬尊卑而位置之前殿以許公為主牌位俱題唐時官位後代所封爵號一切革除易雙廟扁以許公廟三字庶足使人知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之義且使生斯邑入斯廟者興起其忠君親上之心其有補於風教殆不淺也

上楊邃菴書 霍韜

先生碩德重望天下注仰起佐聖天子所以慰答海內來蘇之望者可盡見諸實事非如世之仕者徒抱負懇欵才猷不及竟諸勛業者比又非如世之仕者徒負高

位雖欲策勵勛業而才力不及者比是天将以太平事業遺先生之身而我祖宗鴻謨舊章所以奠安元元綱維萬世者殆将振舉修復而莫有遺恨是韜所以聳踴喜躍而竊幸也宋朝士夫動擁虛名動多浮議其未見用人多以大用期之及其見用亦只如此而已嘗謂宋儒學問動師三代而致君圖治之效不及漢唐漢唐宰輔雖不知學猶能相其君以安中國宋人則髙拱浮談屈事異域竭民產以納歲幣卒覆中夏若此者可諉之天數可徒責

崴欽而嘉祐康定以迄元祐之諸君子可獨逃責乎夫所貴乎命世豪傑為能見兆未形以制未易測識之虞也況於事勢顯白有必至之危猶瞑乎莫覺謂國有人也可乎宋朝士夫浮議甚於戰國之横議而流禍之烈甚於晉之清談顧未有命世大儒起而掃之令之士夫動多掇拾其唾去之説以嗤嚼之此士習所以益卑政治所以益弛舊章所以日廢民困財匱大勢日有不測之虞而當事君子莫之或省憂也先生際遇聖明言

無不聽諛無不達時幾若此諒不輕易失之世傳三楊入閣極一時勛名之盛不知三楊壞我太祖之法已多矣上下宴安茍且度日卒貽正統之亂昔李林甫死然後祿山反明皇卒鞭林甫屍謂其釀亂也三楊肉未寒即有土木之阨律以林甫之刑尚可辯說乎今欲圖治非痛洗三楊以後之弊而上復祖宗之舊不可也老臣出處社稷是荷區區潔身一隅之小節則毋官下士之事而非慕以為榮也韜褊心多病魂夢無復燕薊之想

矣惟念先生必有仰賛聖明者故敢附獻其狂愚舊進三劄録貢倘可采一二亦芹人之忱也照恕狂鄙為幸

與查近川太常書　茅坤

林卧既久遂成懶癖春來讀歳書始知浮生已四十九因憶解印綬五六年别兄京朝來則又八九年僕束髮來所深交如兄者能幾荏苒離愁倏若羽馳如此間攬鏡對之鬚雖未全白漸索矣顔亦漸黥且槁矣嚮之所欲附兄輩馳驅四方數按古名賢傳記所載當時功業

輒自謂未必不相及氣何盛也而今安在哉頃者侯董甥之使自京邑還得兄與施驗封書大略並嗟僕日月之如流林壑之久滯謂一切書問不當與中朝之士遂絶非肉骨心腎之愛何以及此甚且一二知已或如漢之人所以嘲子雲者面嗔僕曰某今之賢者也彼方位肘腋中外之士所藉以引擢者若流水若獨留滞中林者殆以世皆尚黒而我獨白耳僕笑而不應而使自兄所來辱兄口諭之亦且云云嗟乎兄愛矣而未之深思

也僕嘗讀韓退之所誌柳子厚墓銘痛子厚一斥不復以其中朝之士無援之者今之人或以是罪子厚氣岸過峻故人不為援以予思之他鉅人名卿以子厚不能為脂韋滑澤遂踈而置之理固然耳獨怪退之於子厚以文章相頡頏於時其相知之誼不為不深觀其所叙子厚以柳易播其於友朋間若欲為歃獻而流涕者退之由考功晋列卿抑嘗光顯於朝矣當是時退之稍肯出氣力謁公卿間如三上宰相書十之一二焉子厚未

必窮且死於粤也退之不能援之於縉帶而交之時而
顧弔之於墓草且宿之後抑過矣然而子厚以彼之材
且美使如今之市人攖千金之利者㒵晏蒲伏以自媚
於當世雖無深交如退之文章之知如退之當亦未必
終擯且零落以至於此而今卒若爾者寸有所獨長尺
有所獨短子厚寧飲瘴於鈷鉧之潭而不能遣一使於
執政者之側寧以文章與椎髻卉服之夷相牛馬而不
能奴請於二三故知如退之輩者彼亦中有所自將故

也後之人寧能盡笑而非之耶吾故於退之所誌子厚墓未嘗不欲移其所以弔子厚者而唁且詰乎退之也然子厚在當時其所同劉夢得附王叔文輩𥘉已陷於世之公議然而後世有士其文章之盛雖或不逮而平生所從吏州郡及佩印千里之間文武將吏未嘗不憐其能而悲其罷官之無罪者假令有當世之交如退之官不特考功顯不特列卿其所他引擢天下之士踵相接也其特嗔子厚所不能而為之耳無聞目無見乎抑

亦憐其文章不逺在子厚下故所並聲而馳者其宦業
所奮猶烱然有在世之耳目或不當終擯而萎翳之也
將矜其愚引其不能而移其所引擢他者而為之力乎
噫僕至此亦可以投筆而自嘲矣又何必人之嘲我為
也適遣使䕶少弟其謁選京邑當過兄所問起居且思
有以復兄之口諭云云也不覺嘔吐至此幸兄共一二
知己度僕生平之交其文章之深氣力之厚有如子厚
之於退之者乎脫或過焉幸以其勿獨嗔子厚者而少

為之巽言而請也退之筍有知未必不悔恨於九原也已何如何如

與李縣尹書 張汝弼

過辱提誨感仰罔既委抄鐵崖傳附刻史義拾遺後謹録一本奉上及考得評史義拾遺而稱木曰者乃桐廬章木鐵崖門人也然史義拾遺之稱竊有疑焉覲鐵崖傳及墓誌及大全集皆無稱史義拾遺者但稱史鉞耳章木評語亦云此鉞之可畏可見此即史鉞矣豈初嘗

名以史義拾遺而後定名為史鉞乎況今所録詠史詩別本亦稱史鉞葢以同一斧鉞諸史中事故也意者今版行史義拾遺當從其定名曰史鉞而繼以詠史詩甚得其倫類更附鐵崖傳於後尤當葢鐵崖之著述固多而自以為得意者亦惟曰吾正統辯吾史鉞耳今傳之所述乃正統辯之全文以之而附刻於史鉞之後則一舉而盡得鐵崖得意之作猶狐之腋麝之臍既得其所貴重何必全體哉故弼竊以閣下之所指揮皆當而無

疑也撫字之暇留意觚墨梓行此書俾先哲之遺文弗泯後學之見聞益廣盛德何可云喻耶恐命工已促未及面禀故敢布區區伏冀垂察幸甚

明文海卷一百九十四

明文海卷一百九十五

餘姚黃宗羲編

書四十九

出處

上楊太宰書 王雲鳳

近聞執事晉位太宰竊為天下慶而不敢奉問者非敢效劉元城不通司馬公書之義也以時事多端每一把筆輒長太息而止近于咨文中始見陞少保益慶位之

愈崇而志之可大行也山中屢聞忠讜之言近者留王昂一疏尤為人所傳誦不聞唐介初貶之時潞公有此舉也執事于是乎加人一等矣然介雖貶數月之間兩轉未久而復其殿中侍御史今王昂既不獲還之青瑣則推薦超陞在執事筆端焉耳他日秉史筆者書此一行豈不足照耀今古哉每恨李文達近稱賢相然惡羅倫論落以死擯岳正坎坷終身而極貪之陸布政反得竣擢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時快意可略也前輩影

樣之多後人是非之公可畏也一人之私情可畧也天下指視之嚴史氏紀載之公可畏也一身極榮極貴極富可畧也且用舍之間士風所繫扶持正人則善類慶而士風一振奬進邪人則善類黜而士風以頹竊恐有奔趨富貴譫談利達之人相見之際非稱功頌德之詞則乞憐求官之語未有以直諒之言達于聰聽以古人功業望執事者故某敢布其愚焉某迂陋孤蹤疊辱薦槀委以巡撫重寄久病殘喘豈堪任事向者臨歸寺中

拜别妄有看不得幹不得之言此其之本心也况今兩耳全聾調治不痊只當耕田納税為畎畒之餘民養親攻書忘歲月之不我與豈有夢寐更著冠束帶耶惟俯垂憐念縱猿鹿於林莽之外投魚蝦於浩渺之中使各得其性焉則其未死之年皆執事之賜也倘執事他日解重而南其尚當杖竹跨驢候門下於待隱之園或隨杖屨登金山之巔把酒酹江以弔千古之豪豈不快哉

與王中書論致仕書　周叙

其致書益夫中書相公足下早間同列中能言本院有人駁張僉都及吏部所劾不能致仕者之事一時聽聞未暇悉其為誰抵暮有傳奏詞見示者乃知足下之舉也張僉都矯枉過直近于激足下泛引曲證近于訣非賴朝廷明斷則未免于紛更矣緣前此掌銓衡者年老不知止足之道凡應謝事者曲為回互復任廢已亦得安其位遂致廉耻之風盡喪故張僉都有言以矯一時之獘然已分輕重矣今之掌銓衡者從而振舉之所以

為士君子出處進退之大閑也朝廷固已是之足下所
引漢唐宋諸公若申公之徵不過崇儒胡廣之留何益
政治張柬之有匡復社稷功而昧于明哲保身郭子儀
以身係天下安危非可例論文彥博再出再入雖有相
業豈免時譏惟孔戣累疏乞身韓愈上章留之不聞其
不懇求去位而留也而戣亦果終留乎若夫漢唐宋輔
佐守成之大臣魏相丙吉蕭望之宋璟張九齡裴度李
沆韓琦富弼范仲淹歐陽修司馬光諸公其節槩勲烈

萬世之下所共仰者在當時果皆不能退乎足下不以古之數君子待今之君子而援引胡廣輩何其薄哉夫士君子行已立言必求近道而師古不可以意見輕徇時勢而爲之足下自以爲斯舉有裨助國家優老忠厚之風有匡扶大臣逸老不去之力而槩以中道揆諸古典果何如耶若曰其果耆德碩望老成之臣聖主所倚毗誼不容不留而張已言之矣至其間代爲推度隱忍不敢明言求去等語此又何也得非所謂近于阿附迎合

者哉雖然足下所言盡始終全美之意養老尚賢之心察言者之可否罷糾劾之新例此亦不為無見足下年富學勤往日謬嘗從區區游欲相與勉進于道而思慎重守正也故輒此奉瀆燈下草草恕察不宣朞致書

上王天官書 夏鍭

鍭愚人也能自信而已故嘗見之自負而多失之信乎朞之為愚人也朞自十七八知自别于人而人已㵎之矣至于今二十年矣自顧其身無不與者矣一旦至京

師用是以自負傲而不求以踣于大賢君子之門今而後始知自信太過獨立無助者之不可也且以當今之世論在位之賢則宜一數而及公舉在下之士亦宜有我是二人者韓子所謂事勢相資者也豈可相應荅以傲而一不相求也哉公不求我則我當求公于此不求吾恐失于大賢君子之門終以遠去没齒抱悔于無及然則宜何如其求之也曰求退可也求進不可也自獻于前為求進自獻于後為求退其今者不復喋矣得殍

口矣其于明公知有罪矣知自失矣前之意誠以謂大賢君子者任天下之望退處于家有司馬相公在洛之形今皇帝即位首念而起之置之大官之長又似商周夢卜之事職無不兼而知賢求士當其先又實行其事而有其名若是其必知我也雖無實而有名未必不徹于大賢君子之聰也而其也又或作為文章以相慕而具于天下昭昭乎而以稱遥遥乎而以談天下幾人知之矣傳之後世後世之人又將知之其之于公遠而天

下後世將無不知況近而至乎公之身也哉是故不勤一跡不泄一字將以待人不欲自見愈望而愈不求益不敢出有似于傲故曰傲其實乃非傲也今而後士固自出矣大賢君子誠始知矣明見而實覩矣非向之所謂出于意料而未可必知之也又非若傳聞于人而以入乎耳也今而後惟恐其情之不足察其志之不欲伸也今而後吾知求歸而得歸矣欲終養而終養矣大賢君子者能容士者也豈復更求其罪以破其歸而以止

人之行孝乎然則大賢君子其不欲待我也如欲待我固無不及古人曰亡羊而補牢未為晚也某今者實有望矣大賢君子者宜早擇矣

答薛君采書 張治道

治道白君采足下治道僻在千里遠惠德音把玩數日有踰骨肉窮達異路親疎匪乖又自感矣切怪情懇意達未盡相知在他人則面受陽諾不復論其可否僕于足下豈容緘默僕畧而陳之惟足下擇焉来音以仕事

相勉呼其北上且曰君子之道無在不可行也此誠君子濟物之心友朋忠告之良道也然僕無約矢降城之功豈敢為離人蹈海之事祇以負性孤獨持行狷介不能與一世同其可否故脫綬秉鑱避毁離憎以自全耳豈有如足下所言者耶且事有所獨知不可一一與人告然又終不敢隱于君子之側者亦悅已為容之意也惟足下亮察之昔僕為秀才時飭操厲躬動期古人舉足蹈孔庭發言凌孟軻自謂蕭韓之事不足為仲屋之功

不足立也詎意畧試功為輒遭口語養譽招謗砥行速議仕事如此尚復容心吾今而後可以知矣昔僕為令時凡所施為冒不顧身竊見世之從仕者曲行隨俗以求容枉已順上以保譽心甚恠之執廉守介以立功耽善從直以違衆心甚樂之故去嬿逐好養獨戾同欲使中道不廢不同流合汚也豈意志未酬而怨恨已隨行未立而謗毁已至使立功之心不興遯世之情轉放昔讀載記見閉門踰垣之事以為一節之褊行非君子濟世

之弘規自今觀之誠超世之見盡理之行非後人所能到也來書又曰流俗是非終有辨析之日是則固然靜言思之終違古訓見幾明哲之義嘗聞衆口同歸則堅金可鑠偽言三至則賢母投杼是非眩人自古為然俟其辨析益亦迂矣況嫌疑之中明哲擇術疑似之間君子不處若欲飭行以蓋前愆則已涉違道以憎多口況負毀延譽含垢求潔人豈信之哉昔在縣齋持法太嚴假借不行微弱懷德高門抱怨報施之理固在今日今

日指瑕議疵之人乃前日俛首頌德之徒被摧遭抑之人也嗚呼怨荈之蜂迴螫固宜蒙叱之犬反噬則當今之嘵嘵何足怪耶又曰不須以高蹈為潔僕豈敢若此祇以進退者士君子之大節進則立功退則修己今古一揆賢聖同轍二者不明他何足貴昔孔子栖栖于春秋孟軻營營于戰國未嘗不欲濟世立功以表正當世及至女樂饋而聖政妨臧倉進而吾道沮雖孔孟用世之心亦不得不為接淅窮日之行若此者非矯世絶俗

之為中行之道不得不如是耳僕雖不敢望孔孟之為進退大閑亦不敢不勉也夫豈以高蹈為潔哉又曰意今家居讀書著述必甚適意但久之必厭不若出而行于四方資山水朋友之樂亦可快也僕非不知空言無補歷試多效自思意量淺狹不能涵情廣慮以免流俗之言則發其狂惑者屢矣于此弗止猶夫營營速謗招禍蹈難歷危所謂不有內患則有外憂者也諺曰失途不遠尚可迴足若一向冥行則乖違殊甚累羽沉舟積

毀銷骨可不慎哉韋杜之南僕有舊田一區舊廬一壓終南在前少陵在後灞水灣于西龍渠遶于東又有牛頭華嚴興教諸寺太乙杜渠諸宮以資其隨喜登眺又有太乙玉案金華諸峰以資其瞻望閒則弔杜甫之墓尋何將軍之故墟悶則引水修竹決渠灌花此亦一樂事也何必珮玉結綬然後備大丈夫之事哉所籍文藝之好死而不輟但恨不得常在左右以圖進益倘不鄙愚蒙數示德音則治道幸甚餘惟順時保愛以慰鄙懷

治道頓首

寄聶雙江 羅洪先

今歲不數數得執事書前兩書率易有請皆甚謬不足入覽聽盛使貴二持十月所寄書儀高文華卷厚幣重觴茅屋窮窗照耀赫奕犬馬之齒倏及五十衰矣分與糞草同委山野稱借之過錫賚之蕃何以堪之對之幾至掩泣愛之深不自覺其惠之傷固如此也感愧豈言可譬將來日月稍餘敢不自勉求少進以副期待耶執

事功業寵渥日盛此不獨知感之喜謹列狀稱慶別紙見論當道欲以軍旅物色荆川與生者極力説阻恐終不免聞之且愕且喜荆川命世之傑也其行峻潔其學精進其志堅剛其精力壯健世不用則已小用則小益速用則速效而又無擇于遲速小大之間此世道之賴也故可喜若生非其倫也非其倫而槩求之故可愕顧執事為我圖之也往年鋭意功名以為人生不展拓則已立乎其位務使君享其成民被其澤然後奉身以退

斯無覥顏即使甲官下僚無所厭悔不幸殺身碎首亦當談笑從之故嘗高魯連東海之節壯少游馬革之語益得之天性固然不自解也歸田以來攻苦茹澹凌冒寒暑躍馬彎弧身習馳突考圖觀史曲盡險夷意謂任其職庶幾即有其具不至束手擁位而已庚戌之冬警報疊至當是時目不交睫者月餘已而病作幾于不起兩年以來齒落二三鬚已半白稍近書冊則頭眩目病夜廢熟寢即飲食不甘乃自悲曰吾其不復久於人間

世乎則又自反曰使吾無身若復何為則又自反曰使吾有身又有所為于性分亦何干涉性分不有大于此者乎于是回顧向之所嗜慕者蕩如飄風澹如嚼蠟脫如振槁雖妻孥相對如處深山收視歛聽坐以待盡一切章句見解世俗技能甚若傷我不能復親益緩急輕重之辨其勢然也孰事知我者豈不以為誠然哉知其誠然聽人之求而不為之所何也違期之罪在近例不過為民而止擀為民即可無事第不免形迹怪異驚動

耳目故莫若豫計而默寢之彼此為兩得也執事豈謂當道姑以軍旅行召旋復他移或還舊物其職不過供應入直講讀諸務殊不妨碍此在少年可耳以向衰之年俯首筆硯竭心思儌寵利未見其可至于假途躐榮累資待次尤其所不欲聞也者憐其早歲登第立朝不踰再期枯槁山林不無可惜此特待之大畢爾吾儒名教所守何事退不失己進不尸位其道同其責同且性分固有真貴存乎在我外物何得而與哉古人有迫于

饑寒苦于僕債不得已而為之者矣生幸有薄田百餘
畆歲入可給饘粥弱子多疾福量輕淺正不欲以厚藏
美業累之雖近日移栖多所稱貸二僮販易亦可了
吾何求哉且仕非為貧而吾之官亦非為貧者所宜居
也夫子有言邦有道穀恥恥之于人大矣生不幸得之
天性者恥心最重稍有違拂輒憤憤恨不即死自其少
時已不能被華袪新與羣兒競侈其後取科名官翰苑
他人以為至榮也每旦候鐘入朝坐史館書公會出則

垂鞭緩轡歸舍偃卧對食嘅嘆不能甘飽誠不欲以此身為豢養物爾及被罷歸褫服乘蹇出大通橋行道指目有可憐之色自顧此身若釋重負夫翰苑無政事之煩有儲養之責使當時低徊俔伈守其常度積日累月位可序登然人競進而已顧思退人競榮而已甘受辱此其不能自解者亦其福量輕淺之驗也昨得書歸語之婦亦曰不做罷無若往年被罷恐嚇人也嗚呼婦人之見何遽至此哉彼相從于患難見其害不見其利又

深知吾平生所安故能以是相勉也聖賢遠矣東方朔避世金馬門汲黯顧出入禁闥趙充國請擊先零彼三人者所業不同然皆視天下如一家知其力足以任之故皆無所嫌避如此天之與我者何如哉苟得性分之真出其緒餘以委曲當時大小必有所濟三子者何足道哉顧其所不能者有四學問空疎高之不能善世利物性氣悻直卑之不能諧俗同人識見淺陋内之不能追陪暬御筋力綿縱外之不能効死封疆上負聖主知

人之明下負諸公知己之愛亦竊以此自悲卒莫如之何也已人之置身有如置器其安其危定計于早大要由己者可以進可以退由人者進亦難退亦難故衰者不可以語勇病者不可以遠謀何則在己有所不足也生豈不知長往不返者為苦節為我自私者為未志而與時消息者為中行譬之飲酒有數升而醉者有數斗而醉者有一石而醉者及其既醉不可復強亦性分則然也故量己而進進則不辱非力而取取必為災生自

決久矣去歲與荊川别湖上論及出處謂之曰兄不可不出吾則終老山林耳荊川不甚許可彼葢足以任之故其見與生稍異執事聞之得無又以為希高慕大好奇喜新矣乎生年五十縱有希慕時已不待虛名無實于我何有然而云云然者亦稍有見于性分之真不欲負其平生也天果有意于我乎必不令其多疾而早衰天如無意于我乎相知雖衆何能為我果有聞于道乎舍之不足以為損我如無聞于道乎用之益非其所宜

已矣已矣幸勿復言長林邃谷一介不通瞑目委形百念皆弛考其言無一編之書責其實無尺寸之效泯泯默默以還造化豈于性分遂有歉乎哉望執事成之不爾終為聖人罪人耳事有關係故不避諱惟執事不以為迂幸甚

與王堯衢書　唐順之

抱病懶慢久缺書問知執事不謂我踈簡也春來卜居陽羨此中山水絕清無車馬迎送之煩出門則從二三

予登山臨水歸來閉門食飲寢夢尚有餘閒復稍從事于問學然詩文六藝與博雜記問昔嘗强力好之近始覺其羊棗昌歜之嗜不足饑飽于人非古人切問近思之義于是取程朱諸先生之書降心而讀焉初未嘗覺其好也讀之半月矣乃知其旨味雋永字字發明古聖賢之藴凡天地間至精至玅之理更無一閒句閒語所恨資性蒙迷不能深思力踐于其言焉耳然一心好之固不敢復奪焉此類之書皆近世英敏材辨之士以為

老生爛語至東閣不肯觀雖其苦心敝精于文字間而竟不免老而無所聞有可痛者僕之自陳其愚葢過不知量亦欲執事同所嗜好也何如何如近日當事者所去取授閱之臣僕已先知其去取之必如此矣不足為怪且平生亦頗能自為主張不敢跟人哭笑不敢以鷸鳶之所爭蝸角之所戰以動吾心而累吾守此亦執事所素鑒無待僕自明而猶自明云云者有說也父子至情恐以此上累吾父之心須吾執事解喻耳當今之士

隱居篤學修名砥節如湖州唐子平涼趙子輩者凡若干僕之駑駘十不及其二三然此輩皆淪胥流落淹滯已十數年少者壯壯者且老以衰或餧凍無以存活又其初皆以盡力國事誤觸網而抵禁非如僕之自以私罪去也此輩尚不得為當事者所與則僕得與此輩同陸沉焉固無憾也豈復有所覬乎此人出處利鈍數固不偶始言官謬相薦時僕固知終必且棄去以為萬一不棄去則僕之自為處亦有甚難者何也若使僕復如

舊時隨逐行隊進退以旅趦趄囁嚅于明時無粟粒之補則將毁平生而弁髦之且向惟不能為此所以甘心去官而無所悔耳不然則柳士師所謂何必去父母之邦者也若使不如此而如彼守其愚戇固陋而不變恐日月漸久積嫵積忤自作禍孽更有甚于向時既不能為邯鄲之步竟當匍匐而歸耳是以終夜思之進退狼狽乃今得自脫于此固可謂之幸而不可謂之不幸也古人有言人各有能有不能懸釜帶索枯槁丘壑雖窮

死而不肯悔者僕自謂能之隨逐行隊進退以旅以傚幸于衣錦乘軒之華僕非不欲勉強學焉恐竟不能也僕自生齒以來百種嗜欲頗少于人亦絕不知人間有炫耀顯赫事獨不能淡于飲食乃始痛為節損或四五日不食肉始而苦之久且甘之矣間飲食于富貴之家腥膏滿案且噦之而投筯矣所以苦身自約如此者以為既不能改于其固陋以狥時好則貧賤自是此生常事諺曰畏水者不乘橋恐其動心也且夫自處不當違

其所能而強其所不能處人當成就其長而護其所短安知當事者之非深憂我乎僕幸未衰敗苟自不樹立則已耳若夫假之以二三年孜孜早夜敏行而不敢怠則子輿所謂獨善兼善與退之所謂行道為書化今傳後或者不能兩讓矣豈有不得于進又不得于退者乎執事知我故不憖大言且非此無以解吾父之懷也吾父之所以戀戀于僕者亦非以今時富貴人望僕也王良有言父子情深或意僕之以是為憂也而亦憂焉耳

僕固不憂也又或者以自少教之讀書不忍遽見其廢錮于聖世矣乎雖然成敗得失且當要之以遠毋遽為僕戚戚也望吾執事早晚閒曲為寬慰則數千里外人子懸望之心亦稍安矣是執事之賜也容居無事二三子時時以舉業文字強相問訊亦殊妨静坐與讀書但念此身為宇宙中人其于塵俗奔走縟禮煩儀之事既以其溷擾而獨避之于此不當更有所厭耳舍妹并甥女想皆康吉餘懷不盡生平最懶作書更懶作真書書

又多差與執事書既不可假手于人又不能不差又不及更録輒以呈上并希亮之

復秦少説書 朱寀卿

一别更時升沉異路誨函三及慰喻綢繆知足下旨于宋弘之言矣足下勸僕復修故業舉進士重以骨肉之誼激以榮辱之詞是足下相愛忌其疲知其必能騁足長途愛玉掩其瑕謂其可以肖形圭璧也足下念僕深矣媿未能絶纓伏劍以報知己如古燕趙慷慨之士也

僕家世業儒代不乏仕竊自附于冠族而别于蓬戶桑樞之子也舊矣今巷無結駟門可羅雀豈不欲出舉進士結綬于人主之前高議于王公大人之側承先人之業而新衆望哉但僕有不能者三願足下察之僕生九歲先人物故内乏父兄之嚴外鮮師友之益肆情逋蕩夏楚不加里中之夫謂僕隤其家聲矣及知向慕皷篋傳經外侮相傾莫可支禦勉強問學僅游學宫雖資等中人才踰下乘曾無焚膏繼晷之功寧知脣腐齒落之

苦學未通博孰不精專烏能爭長俊人見知有司哉僕

之不能者一也僕屢嘗挾策上都校文多士不克先登

退無觖望知千將之璞而不淬鋒礪鍔必難斷蛟剸犀

理固然耳故帶經慕乎倪寬下帷懐乎董子閉戶謝客

側席事師自謂可雪曹沫之辱而成孟明之功也豈期

島夷難作鯨鯢怒號邑里成墟伏尸蔽野僕奉老母擕

病妻播越他郡以保首領斯時也莫不挈幼繈老狂奔

盡氣屠者亡其刀漁人舍其舟矣僕也獨能顧其鉛槧

哉遭時不偶已知天之于僕已矣時流離寄命喘息未
蘇太守來議脩城交興兵役六館諸生畚築是務僕素
承清白吏值中衰不免典先君之裘帶鬻煨燼之室廬
盡力往役以答太守之議也歲屢不登家復多故二妻
未葬三男未婚催租者排戶入室收責者毀瓦晝墁雖
未至于黎藜懸鶉亦庶乎家徒壁立者矣僕不免旦夕
奔走衣食樹立門戶入對妻孥出視臧獲揚眉吐氣而
不可得也烏能復修故業以畢平生志哉僕之不能者

二也僕有志記覽不善帖括嘗讀六經秦漢諸書心志暢懌精神爽朗有若庖丁之于牛造父之于馬若討論章句之旨誦讀程式之制則扞格不通苦難畏退未嘗不掩卷長嘆廢書增悲矣性復疎狂不喜檢束每于知已之會稠人之席衆方蹇韝鞠䠊僕已脫巾徒跣睡魔卒至有聲如雷故嘗高嗣宗之放賢叔夜之迂恨不得與此人同時也又復嗜酒好歌間喜吟咏興至愁來無可遣謝或解帶于傭保或寓書于王孫指酒索嘗立盡

一石厭厭無歸燭滅不散若有鄭女當壚吳姬行斝聞激楚之音對陽阿之態則箕踞長歌頓足起舞醉則據長者之席臥美人之股塊視三山杯看五湖雖催租者在前收責者在後大笑而却謾辭而謝矣豈復知貧賤之足恥僕性如此又烏能奉足下之教哉僕之不能者三也夫僕進不能振鴻漸之翼退不能離燕雀之羣徒自沉欝憤懣欷歔切怛求奉先人之丘墓保老母之餘年而不可得真與腐鼠為伍絕物是類矣嘗聞接輿避

世魯連辭禄薛公藏于賣漿季主隱于卜肆嚴光以布衣而傲萬乘君王符以縫掖而重二千石此時危道尊身退名成者也若侯嬴捐軀于期折首田光以死而謝燕丹豫讓亡身而酬智伯此以節義爲聲任俠自喜者也若左丘記事于國語馬遷垂言于史記相如揚雄振藻漢庭士衡安仁摛辭晉室此又以翰墨爲勳績詞賦爲君子者矣使僕能通先哲之高衢窺墳索之長圃或可以侍賢豪之門牆見先人于地下也今年已四十無

所成名亂心志于野馬邁日月于隙駒此所以俛首無聊撫心於邑也噫伯樂不作絕足等于凡馬鍾期已逝流水入于新聲僕之悲哀益不能止矣裁書叙心敬白足下

奉柬黃柱　史符錫

朞頓首子中先生有道執事下僕錫一委巷士耳閒者㦸出忽枉驄從之辱童子以告輒惟其故僕始而疑中而思終而釋然以慶蓋始者自顧荒謭閒自臺省名公

一二有知僕者未敢輕造其門況于執事里居雖近傾仰雖切而實未有一日之雅奚所聞而至于斯邪既思聖明聿興輿圖輻輳主上高拱公卿大夫居常守易無所待于側微之士其來尚矣抑豈無閎大寛綽不計疏遠而忘分彼已者出于其間是不可知也是用釋然以慶何者不意古道之復見于今而發之自僕惜乎僕之委瑣陋劣而不得夫魁偉特達之士使誠其人有足以副執事之望則其待之不知又何如也既而腆顔修刺

再蒙禮接氣温色和令人鄙悋頓釋且復詢以出處之故適有他客懷未悉展雖然出處亦誠難言也葢僕自七八歲時讀大學書即知聖賢教人修己便當治人不徒自善而已奈何性本庸劣學無統緒又不能刻意程式之文以是雖忝鄉薦而卒困踣至此往來憧憧謂能不媿于所生亦誠妄矣況今老父年躋八衮家貧無以為養而犬馬懷切又度不能久違以資斗升之禄徒爾眷眷者緣以父子世荷聖明成就之恩不敢遽為自便

之計以此擬受一官邇之可以終養遠之可以圖報僕之初心庶幾畢矣或者顧謂覆盆之私難以仰覩日月之明萬一得一遠方州縣辭之不可就之為難于將何以處之或者又謂入仕之門畦徑已别何若少遲歲月以竢再舉是皆過于愛僕者之情繆為相親重之道也夫豈不知刖者之不能前而馮婦之不可復也至若蚊蝱不能歷階序騏驥之一日而千里則僕亦知之稔矣且科目之設自漢以四科取士然猶首之孝悌力田唐

承隋制而後進士之科始重公卿之選一由是出浸尋于今極矣比者新進浮靡之士又相競為竒詭綺麗之文大抵文日巧而氣日漓考之經㫖或無合附之時事亦已繆此亦極重漸不可返之機以宋之歐陽子不能抑一劉煇使之不第也其如椎朴蹇懦之人又能改度易轍與之較一日之長期于必捷也哉古者論士之品三上焉者直取公相次者由薦達次者由科目以今薦達之途亦窒矣科目不可謂不重而得人不可謂不多

也直謂科目之外九州之廣必無一二賢者足以備公

卿之選應緩急之求似近誣耳夫耕莘築巖釣渭之叟

誠不可望然而閉門讀書明出處之道慎取與之義以

聖門學者自期其視飯牛扣角朝秦暮楚之徒差亦竒

矣然卒未有振而舉之延頸巖穴之間激昂青雲之上

使天下後世知聖明之代豐芑之澤兎罝之野猶有用

而不盡之賢豈不浚明矣哉比者若臨川吳公南海陳

公斯亦庶幾一時之望猥來徵辟之勤雖未究其始終

至今使人生氣然聞當時好事者猶藉藉二公亦果于不仕矣豈非盛名難副抑亦造物者之所忌耶乃今學者又欲私立門戸飾言行以矯名一時吾恐其去古益遠其不犯衆怒而取訕罵亦難矣有識之士方且為之寒心寧敢復蹈其故轍也然而今者有人于此其勢窮迫無聊又將入山之深入林之僻激衆怒取訕罵而有所不敢避者可知其心非故欲為是踽踽之行也此僕之拳拳所以欲聞執事之教而終昔者顧問之意夫既

知進士之不可復舉而就選以有老父又恐切中或者之所料量且將犯玆不韙進退之際斯誠難矣履霜氷至去留之計似亦不可緩矣語曰識時務者在俊傑又曰士詘于不知己信于知己若僕今者不偶于執事為知己不復有知己矣復不自娓錄上舊所為文數首併以為獻執事倘不鄙棄而賜之觀采其必有可以見教者狂斐干冐惶恐待罪嘉靖癸未仲秋十有六日頼江錫再頓首

陶周望宫諭　袁宏道

去年入匡山今年入太和天目洞庭直魁丘耳兄眞解官去弟來春當之西湖偕遊天台鴈蕩便了却武夷普陀諸約新其所常見而證其所不至亦快事也會胡大六知社中兄弟之益精進弟謂諸兄純是人參甘草藥中之至醇者若弟直是巴豆大黃腹中悶飽時亦有些子功效也家父迫弟出而弟懶于世事性僻而疎大非經世材料弟又生計減少數椽殘茅十畝秫田已付之

妻兒管理身口自足無庸勞心仕途弟容寄村廬四方
道侶分餐而食雖親戚朋友亦不責弟以常禮及告以
風水田宅往來酬答之事弟公然一方外人也然弟尚
以為苦出門雖敝衣踉蹌人必指曰某官人數日一見
妻子或告曰某籬落壞兒子某廢學黨中有不解事者
至言及鄉里閭不平之事未免動念若一離家併前數
事亦無眼中得不常見爛熟人雖俗亦快也靜虛兄恐
已歸所云頓除漸修大非弟指不知以何為修若云疏

食斷腥是修則牛羊鹿豕亦疏也若云長夜不眠是修則馴狐蝙鼠亦不眠也若云一念不起是修則無想諸外道亦不起也若云騰騰任運不著不滯是修則蛙鳴鳥語亦騰騰任運也楞嚴經云一迷為心決定惑為己身之内凡六根可攝持皆身也可分疏悟入皆身見也所云漸修不知當從何處著手靜虛若未去幸以此字示之

明文海卷一百九十五